比丘尼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比丘尼傳四卷

梁・寶唱撰

比丘尼傳卷第一并序

原夫貞心亢志奇操異節，豈惟體率由於天真？抑亦勵景行於仰止，故曰希顏之士亦顏之儔，慕驥之馬亦驥之乘，斯則風烈徽猷流芳不絕者也。是以握筆懷鉛之客，將以貽厥方來，比事記言之士，庶其勸誡後世，故雖欲忘言斯不可已也。昔大覺應乎羅衛，佛日顯於閻浮，三界歸依四生向慕，比丘尼之興，發源於愛道。登地證果仍世不絕，列之法藏如日經天。自拘尸滅影雙樹匿跡，歲曆蟬聯陵夷訛紊，於是時澆信謗人或存亡，微言興而復廢者，不肖亂之也。正法替而復隆者，賢達維之也。像法東流淨撿為首，綿載數百碩德係興，善妙淨珪，窮苦行之節，法辯僧果，盡禪觀之妙。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，妙相法全之弘震曠遠，若此之流往往間出，並淵深岳跱金聲玉振，實惟叔葉之貞幹！季緒之四依也。而年代推移精規稍遠，英風將範於千載，志業未集乎方冊。每懷慨嘆，其歲久矣！始乃博採碑頌廣搜記集，或訊之博聞，或訪之故老，詮序始終為之立傳。起晉升平訖梁天監，凡六十五人。不尚繁華務存要實，庶乎求解脫者勉思齊之德，而寡見庸踈，或有遺漏，博雅君子箴其闕焉！

晉竹林寺淨檢尼傳一

淨檢。本姓仲，名令儀，彭城人也。父誕武威太守，檢少好學，早寡家貧。常為貴遊子女教授琴書，聞法信樂莫由諮稟。後遇沙門法始，經道通達，晉建興中於宮城西門立寺，檢乃造之，始為說法，檢因大悟，念及強壯以求法利，從始借經遂達旨趣。他日謂始曰：「經中云，比丘、比丘尼，願見濟度。」始曰：「西域有男女二眾，此土其法未具。」檢曰：「既云比丘、比丘尼，寧有異法？」始曰：「外國人云，尼有五百戒便應是異，當為問和上。」和尚云：「尼戒大同細異，不得其法必不得授，尼有十戒得從

大僧受，但無和上尼無所依止耳！」檢即剃落從和上受十戒，同其志者二十四人，於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。未有尼師，共諮淨檢，過於成德，和上者，西域沙門智山也。住罽賓國，寬和有智思雅習禪誦，晉永嘉末來達中夏，分衛自資語必弘道，時信淺薄莫知祈稟，建武元年還反罽賓。後竺佛圖澄還述其德業，皆追恨焉！檢蓄徒養眾清雅有則，說法教化如風靡草。晉咸康中沙門僧建，於月氏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。升平元年二月八日，洛陽請外國沙門曇摩羯多為立戒壇，晉沙門釋道場以戒因緣經為難云，其法不成，因浮舟于泗。檢等四人同壇上從大僧以受具戒，晉土有比丘尼亦檢為始也。當其羯磨之日，殊香芬馥。闔眾同聞，莫不欣歎加其敬仰，善修戒行志學不休，信施雖多隨得隨散，常自後己每先於人。到升平末，忽復聞前香并見赤氣，有一女人，手把五色花自空而下。檢見欣然因語眾曰：「好持後事我今行矣！」執手辭別，騰空而上，所行之路，有似虹蜺，直屬于天，時年七十矣。

偽趙建賢寺安令首尼傳二

安令首，本姓徐，東莞人也。父忡仕偽趙為外兵郎，令首幼聰敏好學，言論清綺雅性虛淡，不樂人間，從容閑靜，以佛法自娛不願求娉。父曰：「汝應外屬何得如此。」首曰：「端心業道絕想人外，毀譽不動廉正自足，何必三從然後為禮。」父曰：「汝欲獨善一身，何能兼濟父母。」首曰：「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，何況二親耶！」忡以問佛圖澄。澄曰：「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。」忡從之，澄以茵支子磨麻油傅忡右掌，令忡視之，見一沙門在大眾中說法，形狀似女，具以白澄。澄曰：「是君女先身，出家益物往事如此，若從其志，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，生死大苦海向得其邊。」忡還許之，首便剪落從澄乃淨檢尼受戒，立建賢寺。澄以石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，博覽群籍經目必誦，思致淵深，神照詳遠，一時道學莫不宗焉。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，又造五六精舍，匪憚勤苦皆得修立，石虎敬之。擢父忡為黃門侍郎清河太守。

司州西寺智賢尼傳三

智賢，本姓趙，常山人也。父珍扶柳縣令，賢幼有雅操志概貞立，及在緇衣戒行修備，神情凝遠曠然不雜，太守杜霸篤信黃老憎嫉釋種，符下諸寺剋日簡汰，制格高峻非凡所行，年少怖懼皆望風奔駭，唯賢獨無懼容，興居自若，集城外射堂皆是耆德，簡試之日尼眾盛壯唯賢而已。霸先試賢以格，格皆有餘，賢儀觀清雅辭吐辯麗，霸密挾邪心逼賢獨住，賢識其意誓不毀戒法，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。霸怒以刀斫賢二十餘瘡，悶絕躃地，霸去乃甦，倍加精進菜齋苦節，門徒百餘人，常如水乳，及符堅偽立聞風敬重，

為製織繡袈裟，三歲方成，價值百萬。後住司州西寺，弘顯正法開長信行，晉太和中年七十餘，誦正《法華經》，猶日夜一遍，其所住處眾鳥依栖，經行之時鳴呼隨逐云。

弘農北岳妙相尼傳四

妙相，本姓張，名珮華，弘農人也。父茂家素富盛，相早習經訓，十五適太子舍人北地皇甫達，達居喪失禮，相惡之，告求離絕，因請出家，父並從之，精勤蔬食，遊心慧藏明達法相，住弘農北岳蔭林面野，徒屬甚多，悅志閑曠，遁影其中二十餘載，勵精苦行，久而彌篤。每說法度人，常懼聽者不能專志，或涕泣以示之。是故其所啟訓皆能弘益，晉永和中，弘農太守請七日齋，座上白衣諮請佛法，言挾不遜，相正色曰：「君非直，見慢亦大，輕邦宰，何用無禮苟出人間耶！」於是稱疾而退，當時道俗咸歎服焉，後枕疾累日臨終怡悅。顧語弟子曰：「不問窮達，生必有死，今日別矣！」言絕而終。

建福寺康明感尼傳五

明感，本姓朱，高平人也。世奉《大法經》，為虜賊所獲，欲以為妻，備加苦楚，誓不受辱。謫使牧羊經歷十載，懷歸轉篤反途莫由，常念三寶兼願出家，忽遇一比丘就請五戒，仍以《觀世音經》授之，因得習誦晝夜不休，願得還家立五層塔，不勝憂念逃走東行，初不識路晝夜兼涉。徑入一山見有斑虎，去之數步初甚恐懼，小却意定心願逾至，遂隨虎而行，積日彌旬得達青州，將入村落虎便不見，至州復為明伯連所虜，音問至家夫兒迎贖，家人拘制其志，未諧苦身，懃精三年。乃遂專篤禪行戒品無愆，脫有小犯輒累晨懺悔，要見瑞相然後乃休，或見雨花、或聞空聲、或覩佛像、或夜善夢。年及桑榆操行彌峻，江北子女師奉如歸。晉永和四年春與慧湛等十人，濟江詣司空公何充，充一見甚敬重，于時京師未有尼寺，充以別宅，為之立寺，問感曰：「當何名之！」答曰：「大晉四部今日始備，檀越所建皆造福業，可名曰建福寺。」公從之矣！後遇疾少時便卒。

北永安寺曇備尼傳六

曇備，本姓陶，丹陽建康人也，少有清信願修正法，而無有昆弟，獨與母居，事母恭孝宗黨稱之。年及笄嫁徵幣弗許，母不能違聽其離俗，精懃戒行日夜無怠。晉穆皇帝禮接敬厚，常稱曰：「久看更佳。」謂章皇后何氏曰：「京邑比丘尼，鮮有曇備之儔也。」到永和十年后為立寺于定陰里，名永安(今之何后寺是)謙虛導物，未嘗有矜慢之容。

名譽日廣，遠近投集，眾三百人。年七十三，泰元二十一年卒。弟子曇羅，博覽經律機才贍密，勅續師任，更立四層塔講堂房宇，又造臥像及七佛龕堂云。

建福寺慧湛尼傳七

慧湛，本姓彭，任城人也。神貌超遠精操殊特，淵情曠達濟物為務，惡衣蔬食樂在其中。嘗荷衣山行逢群劫，欲舉刃向湛，手不能勝。因求湛所負衣，湛歡笑而與曰：「君意望甚重，所獲殊輕。」復解其衣內新裙與之！劫即辭謝併以還湛，湛捨之而去。建元三年渡江，司空何充大加崇敬，請居建福寺住云。

延興寺僧基尼傳八

僧基，本姓明，濟南人也。綰髮志道秉願出家，母氏不聽，密以許嫁，秘其聘禮，迎接日近女乃覺知。即便絕糧水漿不下，親屬共請意不可移。至於七日母呼女婿，婿敬信，見婦殆盡。謂婦母曰：「人各有志，不可奪也。」母即從之！因遂出家，時年二十一，內外親戚皆來慶慰，競施珍華爭設名供，州牧給伎郡守親臨，道俗咨嘆歎未曾有。基淨持戒範精進習經，數與曇備尼名輩略齊，樞機最密善言事議。康皇帝雅相崇禮，建元二年皇后褚氏為立寺於都亭里通恭巷內，名曰延興，基居寺住，徒眾百餘人，當事清明道俗加敬，年六十八隆安元年卒矣。

洛陽城東寺道馨尼傳九

竺道馨，本姓羊，太山人也。志性專謹與物無忤，沙彌時常為眾使口恒誦經。及年二十誦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等經。具戒後，研求理味蔬食苦節，彌老彌至，住洛陽東寺，雅能清談尤善《小品》，貴在理通不事辭辯，一州道學所共師宗，比丘尼講經馨其始也。晉泰和中有女人楊令辯，篤信黃老專行服氣，先時人物亦多敬事。及馨道，王其術寢亡，令辯假結同姓數相去來，內懷妒嫉伺行毒害，後竊以毒藥內馨食中，諸治不愈，弟子問往誰家得病，答曰：「我其知主，皆籍業緣，汝無問也，設道有益我尚不說，況無益耶。」不言而終。

新林寺道容尼傳十

道容，本歷陽人，住烏江寺，戒行精峻，善占吉凶逆知禍福，世傳為聖。晉明帝時

甚見敬事，以花布席下驗其凡聖，果不萎焉！及簡文帝，先事清水道師，道師京都所謂王濮陽也。第內為立道舍，容亟開導未之從也！後宮人每入道屋，輒見神人，為沙門形，滿於室內，帝疑容所為也。而莫能決，踐祚之後，烏巢太極殿帝使曲安遠筮之云：「西南有女人師，能滅此怪。」帝遣使往烏江迎道容，以事訪之。容曰：「唯有清齋七日，受持八戒，自當消弭。」帝即從之！整肅一心七日未滿，群烏競集運巢而去，帝深信重，即為立寺資給所須，因林為名，名曰新林，即以師禮事之，遂奉正法，後晉顯尚佛道容之力也。逮孝武時彌相崇敬，太元中忽而絕跡講不知所在，帝勑葬其衣鉢，故寺邊有塚云。

司州令宗尼傳十一

令宗，本姓滿，高乎金鄉人也。幼有清信鄉黨稱之，家遇喪亂為虜所驅，歸誠懇至稱佛法僧，誦〈普門品〉，拔除其眉，託云惡疾，求訴得放。隨路南歸，行出冀州，復為賊所逐。登上林樹專誠至念，捕者前望終不仰視，尋索不得俄爾而散。宗下復去，不敢乞食，初不覺饑，晚達孟津無船可濟，惶惶憂懼更稱三寶。忽見一白鹿不知所從來，下涉河流，沙塵隨起，無有波瀾，宗隨鹿而濟，曾不沾濡，平行如陸，因得達家。仍即入道誠心冥詣，學行精懇，開覽經法，深義入神。晉孝武聞之遣書通問，後百姓遇疾貧困者眾，宗傾資賑給告乞人間，不避阻遠隨宜贍卹，蒙賴甚多。忍饑勤苦形容枯悴，年七十五，忽早召弟子說其夜夢，見一大山云是須彌，高峯秀絕上與天連，寶飾莊嚴暉耀爛日，法鼓鏗鏘香煙芳靡語吾令前愕然驚覺。即體中忽忽有異於常，雖無痛惱狀如昏醉，同學道津曰：「正當是極樂耳！」交言未竟，奄忽遷神。

簡靜寺支妙音尼傳十二

妙音，未詳何許人也。幼而志道居處京華，博學內外善為文章。晉孝武皇帝、太傅、會稽、王道、孟顗等並相敬。信每與帝及太傅中朝學士，談論屬文，雅有才致，藉甚有聲。太傅以太元十年為立簡靜寺，以音為寺主，徒眾百餘人，內外才義者因之以自達，供嘲無窮，富傾都邑，貴賤宗事，門有車馬日百餘兩。荊州刺史王忱死，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，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，聞恭應往素又憚恭，殷仲堪時為恭門生，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，意欲得之。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，既而烈宗問妙音，荊州缺外，問云誰應作者。答曰：「貧道道士豈容及俗中論議，如聞外內談者，並云無過殷仲堪，以其意慮深遠荊楚所須。」帝然之。遂以代忱，權傾一朝威行內外云。

何后寺道儀尼傳十三

道儀，本姓賈，雁門婁煩人慧遠之姑。出嫡同郡解直，直為尋陽令亡，儀年二十二，棄捨俗累披著法衣，聰明敏哲博聞強記。誦《法華經》講《維摩》、《小品》，精義妙理因心獨悟，戒行高峻神氣清邈，聞中畿經律漸備講集相續。晉泰元末乃至京師住何后寺，端心律藏妙究精微，身執卑恭在幽不惰，衣裳麤弊自執杖鉢，清散無矯道俗高之，年七十八遇疾已篤，執心彌勵誦念無殆。弟子請曰：「願加消息，冀蒙勝損。」答曰：「非所宜言，言絕而卒。」

比丘尼傳卷第一(終)

比丘尼傳卷第二(宋)

景福寺慧果尼傳第一

慧果，本姓潘，淮南人也。常行苦節不衣綿纊，篤好毗尼戒行清白，道俗欽羨風譽遠聞。宋青州刺史北地傅弘仁，雅相歎貴厚加賑給，以永初三年(註曇宗雲云，元嘉七年寺，生弘安尼，以起寺，借券書見，示是永初三年)本：割宅東面為立精舍，名曰景福，果為綱紀，嘲遺之物悉以入僧，眾業興隆大小悅服，到元嘉六年，西域沙門求那跋摩至，果問曰：「此土諸尼先受戒者，未有本事，推之愛道，誠有高例，未測厥後，得無異耶？」答無異，又問就如律文戒師得罪何無異耶？答曰：「有尼眾處不二歲學，故言得罪耳。」又問，乃可此國先未有尼非閻浮無也。答曰：「律制十僧得授具戒，邊地五人亦得授之，正為有處不可不如法耳。」又問幾許里為邊地，答曰：「千里之外，山海艱隔者是也。」九年率弟子慧意慧鎧等五人，從僧伽跋摩重受具戒，敬慎奉持如愛頂腦，春秋七十餘，元嘉十年而卒，弟子慧鎧並以節行聞于時也。

建福寺法盛尼傳二

法盛，本姓聶，清河人也。遭趙氏亂避地金陵。以元嘉十四年於建福寺出家，才識慧解率由敏悟。自以桑榆之齒流寓皇邑，雖復帝道隆寧，而猶懷舊土，唯有探頤玄宗，乃可以遣忘老耳。遂從道場寺偶法師受菩薩戒，晝則披陳玄素，夕則清言味理，漸染積年齒情朗贍，雖曰暮齒有逾壯年，常願生安養，謂同業曇敬曇愛曰：「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。」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，塔下禮佛晚因遇疾稍就綿篤，其月晦夕初宵假寐，如來

垂虛而下，與二大士論二乘，俄與大眾騰芳蹈藹臨省盛疾，光明顯燭一寺咸見，僉來問盛此何光色，盛具說之，言竟尋終，年七十二。豫章太守吳郡張辯。素所尊敬，為之傳述云。

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傳三

慧玉，長安人也。行業勤修經戒通備，常遊行教化歷履邦邑，每屬機緣不避寒暑，南至荊楚仍住江陵牛牧精舍，誦《法華》、《首楞嚴》等經，旬日通利，郊西道俗皆歸敬之。觀覽經論未曾廢息，元嘉十四年十月為苦行齋七日，乃立誓言，若誠齋有感，捨身之後必見佛者，願於七日之內見佛光明。五日中宵寺東林樹靈光赫然，即以告眾。眾皆欣敬加悅服焉。寺主法弘後於光處起立禪寺，初玉在長安。於薛尚書寺見紅白色光，燭曜左右十日小歇，後六重寺沙門，四月八日於光處得金彌勒像，高一尺云。

建福寺道瓊尼傳四

道瓊，本姓江，丹陽人也。年十餘博涉經史，成戒已後明達三藏精勤苦行。晉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，凡有所修福多憑斯寺，富貴婦女爭與之遊。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處處安置，彭城寺金像二軀，帳座完具，瓦官寺彌勒行像一軀，寶蓋瓔珞，南建興寺金像二軀，雜事幡蓋，於建福寺造臥像并堂。又製普賢行像，供養之具靡不精麗。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無量壽像，以其年四月十日，像放眉間相光明照寺內，皆如金色，道俗相傳咸來修敬，瞻覩神輝莫不歡悅。復以元皇后遺物，開拓寺南更造禪房。云。

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傳五

道壽，未詳何許人也。清和恬寂以恭孝見稱，幼受五戒未嘗起犯。元嘉中遭父憂，因毀遘疾自無痛痒，唯黃瘠骨立，經歷年歲諸治不瘳。因爾發願，願癒痊得出家，立誓之後漸得平復，如願出俗住祇洹寺，勤苦超絕，誦《法華經》三千遍，常見光瑞，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，夜中寶蓋垂覆其上。云。

吳太玄臺寺釋玄藻尼傳六

玄藻，本姓路，吳郡人安苟女也。(《宣驗記》云即是安苟。)藻年十餘身嬰重疾，良藥必進日增無損。時玄臺寺釋法濟，語安苟曰：「恐此疾由業非藥所消，貧道按佛經

云，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，皆獲甄濟。君能與女並捐棄邪俗洗滌塵穢，專心一向當得痊癒。」安苟然之，即於宅上設觀世音齋，澡心潔意傾誠戴仰，扶疾稽顙專念相續，經七日初夜忽見金像高尺許，三摩其身，從首至足，即覺沈痾豁然消癒。既靈驗在躬遂求出家，住太玄臺寺，精勤匪懈誦《法華經》，菜食長齋三十七載，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，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經，不測所終。

南安寺釋慧瓊尼傳七

慧瓊者，本姓鍾，廣州人也。履道高潔不味魚肉。年垂八十志業彌勤。常衣芻麻不服綿纊，綱紀寺舍兼行講說，本經住廣陵南安寺，元嘉十八年，宋江夏王世子母王氏以地施瓊，瓊修立為寺。號曰南外永安寺，至二十二年蘭陵蕭承之為起外國塔，瓊以元嘉十五年，又造菩提寺。堂殿坊宇皆悉嚴麗，因移住之，以南安施沙門慧智，瓊以元嘉二十年，隨孟顗之會稽。至破綱卒，勑弟子云：「吾死後不須埋藏，可借人剝裂身體以飼眾生。」至於終盡不忍屠割，乃造句容縣舉著山中，欲使鳥獸自就啖之。經十餘日，儼然如故，顏色不異，令使村人以米散屍邊，鳥食遠處米盡，近屍之粒皆存，弟子慧朗在都聞之，奔馳奉迎，還葬高座寺前堈，墳上起塔云。

南皮張國寺普照尼傳八

普照，本姓董，名悲，勃海安陵人也。少秉節概，十七出家，住南皮張國寺，後從師遊學廣陵建熙精舍，率心奉法闔眾嘉之。及師慧孜亡，杜於慶弔而苦行絕倫，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，因感勞疾雖劇，而篤情深信初自不改，專意祈誠不舍日夜，不能下地，枕上叩頭懺悔時息如常，誦《法華經》一日三卷，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絕，兩食頃甦云：「向西行中道有一塔，塔中有一僧，閉眼思惟驚問何來？答以其事。」即問僧曰：「此處去某甲寺幾里？」答曰：「五千萬里，路上有草及行人。皆無所識，時風雲高靡區墟嚴淨，西面尤明，意欲前進，僧乃不許，因爾迴還豁然醒悟。」後七日而卒，時年二十五也。

梁郡築戈村寺釋慧木尼傳九

慧木，本姓傅，北地人。十一出家，師事慧超受持小戒，居梁郡築戈村寺，始讀《大品》日誦兩卷，兼通雜經，木母老病口中無齒，木嚼脯飴母，為口不淨不受大戒，白衣精勤懺悔自業。忽見戒壇與天皆黃金色，舉頭仰視，南見一人，着衲衣衣色悉黃，去

木或近或遠，語木曰：「我已授汝戒。」尋復不見，木不以語人，多諸感異皆類此也。木兄聞欲知，乃詐之曰：「汝為道積年竟無所益，便可養發當為訪婿。」木聞心愁，因述所見，即受具戒，臨受戒夕夢人口授戒本，及受戒竟再覽便誦，宋元嘉中造十方佛像，并四部戒本及羯磨施四眾云。

吳縣南寺法勝尼傳十

法勝，少出家住吳縣南寺，或云東寺。恭信恪勤眾所知識。宋元嘉中河內司馬隆為毘陵丞，遇抄，戰亡。妻山氏二親早沒，復無兒女，年又老大，入吳投勝，勝接待如親，後百日，山氏遇疾，疾涉三年甚經危篤。勝本無蓄積，贍待醫藥皆資乞告，不憚雨暑不避風寒，山氏遂癒，眾並稱貴之。後遊京師進修禪律，該通定慧探索幽隱，訓誘徒屬不肅而成，動不詢利，靜不求名，殷勤周至，莫非濟物，年造六十疾病經時，自言不差，親屬怪問。答云：「昨見二沙門道知如此。」頃之復言：「見二比丘非前所見者，偏袒右肩，手各執花立其疾牀。後遙見一佛坐蓮華上光照我身。」從此已後夕不復眠，令人為轉《法華》，至于後夜氣息稍微，命令止經為我稱佛，亦自稱佛，將欲平明，容貌不改，奄忽而終焉。

永安寺僧端尼傳十一

僧端，廣陵人也。門世奉佛姊妹篤信，誓願出家不當娉采，而姿色之美有聞鄉邑，富室湊之母兄已許，臨迎之三日宵遁佛寺，寺主置於別室給其所須，並請《觀世音經》二日能誦，雨淚稽顙晝夜不休。過三日後於禮拜中見佛像，語云：「汝婿命盡，汝但精勤勿懷憂念。」明日其婿為牛所觸亡也。因得出家堅持禁戒，攝心空閑似不能言，及辯折名實其辭亹亹，誦《大涅槃經》五日一遍。元嘉十年南遊上國住永安寺，綱紀眾務均愛等接，大小悅服久而彌敬。年七十餘元嘉二十五年而卒，弟子普敬普要，皆以苦行顯名。並誦《法華經》。

廣陵中寺光靜尼傳十二

光靜，本姓胡，名道婢，吳興東遷人也。幼出家隨師住廣陵中寺，靜少而勵行，長而習禪，思不食甘肥，將受大戒絕穀餌松，具足之後積十五年，雖心識鮮明而體力羸憊，祈誠慊到，每輒感勞，動經晦朔，沙門釋法成謂曰：「絕食非佛盛事。」靜聞之還食粳糧，倍加勇猛精學不倦，從學觀行者常百許人。元嘉十八年五月患疾曰：「我厭苦此身

其來久矣。」於是牽病懺悔不離心口，情理恬明神氣怡悅，至十九年歲旦飲粒皆絕，屬念兜率心心相續，如是不斷，至四月十八日夜，殊香異相滿虛空中，其夜命過焉。

蜀郡善妙尼傳十三

善妙，本姓歐陽，繁縣人也。少出家，性用柔和少瞋喜，不營好衣不食美食。有妹婿亡孀居無所依託，攜一稚子寄其房內，常聞妙自慨生不值佛。每一言此流涕歔欷悲不能已，同住四年五年，未曾見其食，妹作食熟呼妙共食，妙云適於某處食竟，或云四大不好未能食。如此積年，妹甚恨愧，白言，無福婿亡更無親屬，携兒依姊多所穢亂，姊當見厭故不與共食耳，流淚而言，言已欲去，妙執其手喻之曰：「汝不解我意，我幸於外得他供養，何須自損家中食，汝但安住我不久應遠行，汝當守屋慎莫餘去。」妹聞此而止，自績作布買數斛油，瓦堈盛之著庭中，語妹云：「擬作功德慎勿取也。」至四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纏而燒其身，火已親頂，命其妹令呼維那打磬，我今捨壽，可遍告諸尼，速來共別。比諸尼驚至，命未絕。語諸尼云：「各勤精進，生死可畏，當求出離，慎勿流轉，我捨此身供養已二十七反，止此一身當得初果。」註(問益士人，或云元嘉十七年燒身，或云孝建時，或言大明中，故備記之。)

廣陵僧果尼傳十四

僧果，本姓趙，名法祐，汲郡修武人也。宿殖誠信純篤自然，在乳哺時不過中食，父母嘉異。及其成人心唯專到，緣礙參差，年二十七方獲出家。師事廣陵慧聰尼，果戒行堅明禪觀清白，每至入定輒移昏曉，綿神淨境形若枯木，淺識之徒或生疑。及元嘉六年，有外國舶主難提，從師子國載比丘尼來，至宋都住景福寺，後少時問果曰：「此國先來已曾有外國尼未？」答曰：「未有。」又問：「先諸尼受戒那得二僧。」答但從大僧受，得本事者乃是發起受戒，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。故如大愛道八敬得戒五百釋女以愛道為和上。此其高例，果雖答然心有疑，具諮三藏，三藏同其解也。又諮曰：「重受得不？」答曰：「戒定慧品從微至著，更受益佳。」到十年舶主難提，復將師子國鐵薩羅等十一尼，至先達諸尼已通宋語，請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界，次第重受三百餘人。十八年年三十四矣，時宴坐經日，維那故觸，謂言已死，驚告寺官，寺官共視，見果身冷肉強，唯氣息微轉。始欲舁徙，便自開眼語笑尋常，於是愚者駭服，不知所終也。

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傳十五

靜稱，本姓劉，名勝，譙郡人也。戒業精苦，誦經四十五萬言，寺傍山林無諸囂雜，游心禪默永絕塵勞，曾有人失牛推尋不已，夜至山中望寺林火光熾盛，及至都無，常有一虎隨稱去來，稱若坐禪蹲踞左右。寺內諸尼若犯罪失不時懺悔，虎即大怒，悔罪便悅，稱後暫出山道遇一北地女人，造次問訪欣然若舊，女姓仇，名文姜，本博平人也。性好佛法聞南國富道關開託避得至此土，因遂出家，既同苦節，二人不資糧米，餌麻朮而已。聲達虜都，虜謂聖人，遠遣迎接二人不樂邊境，故穢聲跡危行言遜，虜主為設餚饌皆悉進噉，因此輕之不復拘留，稱與文姜復還本寺，稱年九十三，無疾而卒也。

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十六

法相，本姓侯，燉煌人也。履操清貞才識英拔，篤志好學不以屢空廢業，清安貧窶，不以榮達移心。出適傅氏，家道多故，符堅敗績眷屬散亡，出家持戒信解彌深，常割衣食好者施慧宿尼寺。僧諫曰：「慧宿筧野言不出口，佛法經律曾未厝心，欲學禪定又無師範，專頑拙訥是下愚人耳！何不種以上田而修此下福？」答曰：「田之勝負唯聖乃知，我既凡人寧立取捨，遇有如施何關作意耶？慧宿後建禪齋七日，至第三夜與眾共坐，眾起不起，眾共觀之，堅如木石牽持不動，或謂已死，後三日起，起後如常，眾方異之，始悟法相深相領照矣！其如此類前後非一，相年逮桑榆操行彌篤，年九十餘，元嘉末卒也。

東青園寺業首尼傳十七

業首，本姓張，彭城人也。風儀峻整戒行清白，深解大乘善搆妙理，彌好禪誦造次無怠。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異，文帝少時從受三歸，住永安寺供施相續。元嘉二年王景深母范氏，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，起立寺舍，名曰：「青園。」齋肅徒眾甚有風規，潘貴妃歎曰：「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。」以元嘉十五年，為首更廣寺，西創立佛殿，復拓寺北造立僧房，賑給所須寺業興立，無二百人法事不絕，春秋稍高仰者彌盛，累以耆艾自陳眾咸不許，年九十，大明六年而卒。時又有淨哀寶英法林，並以立身清潔有聲京縣，哀久禪誦任事清允，泰始五年卒，英建塔五層，閱理有勤，蔬食精進，泰始六年卒，林博覽經律老而不懈。元徽元年卒，又有弟子曇寅，兼通禪律，簡絕榮華，不闕朝市，元徽六年卒。

景福寺法辯尼傳十八

法辯，丹陽人也。少出家為景福寺慧果弟子，忠謹清慎雅有素檢，弊衣蔬飯不食薰辛，高簡之譽早盛京邑。楊州刺史琅琊王郁甚相敬禮，後從道林寺外國沙門曇良耶舍諮稟禪觀，如法修行通極精解。每預眾席恒如睡寐，嘗在齋堂眾散不起，維那驚觸如木石焉，馳以相告，皆來就視。須臾出定言語尋常，眾咸欽服倍加崇重。大明七年而卒，年六十餘。先是二日上定林寺超法師夢一宮城莊嚴顯麗，服玩光赫非世所有，男女裝飾充滿其中，唯不見有主，即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景福法辯當來生此。」明日應到，辯其日唯覺肉戰，即遣告眾，大小皆集，自云：「有異人來我左右，乍顯乍晦如影如雲。」言訖坐絕，其後復有道照僧辯，亦以精進知名，道照本姓楊，北地徐人也。飯蔬誦經為臨賀王之所供養。

江陵三層寺道綜尼傳十九

道綜，未詳何許人也。住江陵三層寺，少不以出眾居心，長不以同物為污，賢愚之際從通而已；跡雖混成所度潛廣。以宋大明七年三日十五日夜，自練油火，關顙既然，耳目就毀，誦詠不輟，道俗咨嗟魔正同駭，率土聞風皆發菩提心。宋徵士劉虬雅相宗敬，為製偈贊云。

竹園寺慧濬尼傳二十

慧濬，本姓陳，山陰人也。幼而穎悟精進邁群，旦輒燒香運想禮敬移時，中則菜蔬一飯鮮肥不食，雖在居家有如出俗，父母不能割其志。及年十八許之從道，內外墳典經眼必誦，深禪秘觀無不必入，靜而無競和而有節，朋遊舊狎未嘗戲言。宋宰江夏王義恭雅相推敬，常給衣藥四時無爽，不蓄私財悉營寺舍，竹園成立濬之功也。禪味之樂老而不衰，年七十三，宋大明八年而卒，葬于傅山，同寺有化尼，聰穎卓秀，多誦經律，蔬食苦節，與濬齊名。

普賢寺寶賢尼傳二十一

寶賢，本姓陳，陳郡人也。十六丁母憂，三年不食穀，以葛芋自資，不衣繒纊不坐牀蓆；十九出家住建安寺，操行精修博通禪律。宋文皇帝深加禮遇供以衣食，及孝武雅相敬待，月給錢一萬，明帝即位賞接彌崇，以泰始元年勅為普賢寺主。二年又勅為都邑僧正，甚有威風明斷如神，善論物理屈扞必釋；秉性剛直無所傾撓。初晉興平中淨檢尼，是比丘尼之始也。初受具戒指從大僧，景福寺惠果淨音等。以諮求那跋摩，求那跋摩云：

「國土無二眾，但從大僧受得具戒。」惠果等後遇外國鐵薩羅尼等至，以元嘉十一年，從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重受具戒，非謂先受不得，謂是增長戒善耳！後諸好異者，盛相傳習典制稍虧，元徽二年法律穎師，於晉興寺開十誦律，穎其日有十餘尼，因下講欲重受戒，賢乃遣僧局齎命到講座，鳴木宣令諸尼，不得輒復重受戒，若年歲審未滿者，其師先應集眾懺悔竟，然後到僧局，僧局許可，請人監檢方得受耳。若有違拒即加擯斥，因茲已後矯競暫息，在任清簡，才兼事義，安眾惠下，蕭然寡欲，世益高之，年七十七，昇明元年卒也。

普賢寺法淨尼傳二十二

法淨，江北人也。年二十值亂隨父避地秣陵門修釋教，淨少出家住永福寺。戒行清潔明於事理，沉思精研深究義奧，與寶賢尼名輩略齊，宋明皇帝異之，泰始元年勅住普賢寺，宮內接遇禮兼師友。二年勅為京邑都維那，在事公正確然殊絕，隨方引汲歸德如流，荊楚諸尼及通家婦女，莫不遠修書緘求結知識，其陶治德風皆類此也。諮其戒範者七百人，年六十五，元徽元年卒也。

蜀郡永康寺慧耀尼傳二十三

慧耀，本姓周，西平人也。少出家常誓燒身供養三寶，泰始末言於刺史劉亮，亮初許之，有趙處思妾王氏甓塔，耀請塔上燒身，王氏許諾。正月十五日夜將諸弟子，齎持油布往至塔所，裝束未訖，劉亮遣信語諸尼云：「若耀尼果燒身者，永康一寺並與重罪。」耀不得已於此便停，王氏大瞋云：「尼要名利詐現奇特，密貨內人，作如此事，不爾夜半城內那知？」耀曰：「新婦勿橫生煩惱，捨身關我傍人豈知？」於是還寺斷穀服香油，至昇明元年於寺燒身，火來至面誦經不輟，語諸尼云：「收我遺骨正得二升。」及至火滅果如其言。未燒之前一月日許，有胡僧年可二十，形容端正竟胛髀生毛，長六七寸，極細軟，人問之，譯語答云：「從來不覆是故生毛耳。」謂耀曰：「我住波羅奈國，至來數日，聞姊欲捨身，故送銀甕相與。」耀即頂受，未及委悉忽忽辭去，遣人追留出門便失，以此甕盛其舍利，不滿二合，云。

比丘尼傳卷第二(終)

比丘尼傳卷第三(齊)

東官曾成法緣尼傳第一

法緣，本姓侖，東官曾成人也。宋元嘉九年，年十歲，妹法綵年九歲，未識經法，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，經三日而歸。說至淨土天宮見佛，佛為開化，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還，便能作外國書語及誦經，見西域人言譴善相了解。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復失去，田中作人見其隨風飄颺上天，父母憂之祀神求福，既而經月乃返。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髮而歸，自說見佛及比丘尼，語云：「汝前世因緣應為我弟子。」舉手摩頭髮自墮落，為立法名大名法緣，小曰法婇。臨遣還曰：「可作精舍當與汝經。」法也緣等還家即毀神座繕立精廬，晝夜講誦，夕中每有五色光明，流泛峯嶺有若燈燭。自此以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，上京諷誦不能過也。刺史韋朗孔默並屈供養，聞其談說甚敬異焉。因是土人皆事正法，年五十六，建元中卒也。

南永安寺曇徹尼傳二

曇徹尼，未詳何許人也。少為普要尼弟子，隨要住南永安寺，要道潔學優有聞當世，徹秉操無矯習業不休，佛法奧義必欲總採，未及成戒已究經論，具足已後遍習毘尼，才堪機務尤能講說，剖毫析滯探賾幽隱，諸尼大小皆請北面，隨方應會負袠成群，五侯七貴婦女以下莫不修敬。年六十三，齊永明二年卒矣。

崇聖寺僧敬尼傳三

僧敬，本姓李，會稽人也。寓居秣陵，僧敬在孕家人設會，請瓦官寺僧超西寺曇芝尼，使二人指腹呼胎中兒為弟子，母代兒喚二人為師，約不問男女必令出家，將產之日母夢神人語之曰：「可建八關。」即命經始，僧像未集敬便生焉，聞空中語曰：「可與建安寺白尼作弟子。」母即從之，及年五六歲聞人經唄輒能誦憶，讀經數百卷妙解日深，菜蔬刻已清風漸著。逮元嘉中魯郡孔默出鎮廣州，携與同行，遇見外國鐵薩羅尼等來向宋都，並風節峻異，更從受戒深悟無常。乃欲乘船泛海尋求聖跡，道俗禁閉，留滯嶺南三十餘載，風流所漸獷俗移心，捨園宅施之者十有三家，共為立寺於潮亭，名曰：「眾造。」宋明帝聞之遠遣徵迎，番禺道俗大相悲戀，還都勅住崇聖寺，道俗服其進止，丹陽樂遵為敬捨宅立寺後遷居之。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，並欽風德嘗施無闕，年八十四，永明四年二月三日卒。葬于鐘山之陽，弟子造碑，中書侍郎吳興沈約製其文焉。

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傳四

僧猛，本姓岑，南陽人也。遷居鹽官縣，至猛五世矣。曾祖率晉正員郎餘杭令，世事黃老加信敬邪神，猛幼而慨然有拔俗之志，年十二父亡，號哭吐血絕而復蘇，三年告終，示不滅性，辭母出家，行已清潔奉師恭肅，蔬糲之食止存支命，行道禮懺未嘗疲怠。說悔先罪精懇流淚，能行人所不能行。益州刺史吳郡張岱聞風貴敬，請為門師。宋元徽元年淨度尼入吳，攜出京城，仍住建福寺，歷觀眾經以日係夜，隨逐講說心無厭倦，多聞強記經耳必憶，由是經律皆悉研明，澄情宴坐泊然不測。齊建元四年母病，乃捨東宅為寺，名曰：「齊明」。締構殿宇列植竹樹，內外清靖狀若仙居，飢者撤饍以施之，寒者解衣而與之，嘗有獵者近於寺南，飛禽走獸競來投猛，而鷹犬馳逐相去咫尺，猛以身手遮遏，雖體被啄嚙而投者獲免，同止數十人，三十餘載未嘗見其慍怒之色。年七十二，永明七年卒。時又有僧瑗尼，猛之從弟女也，亦以孝聞，業行高邈慧悟凝深也。

華嚴寺妙智尼傳五

妙智，本姓曹，河內人也。稟性柔明陶心大化，執持禁範如護明珠，心勤忍辱與物無忤，雖有毀惱必以和顏，下帷窮年終日無悶，精達法相，物共宗之。禪堂初建，齊武皇帝勑請妙智講勝鬘淨名開題，及講帝數親臨，詔問無方，智連環剖析初無遺滯，帝屢稱善，四眾雅服。齊竟陵文宣王疆界鍾山集葬名德，年六十四，建武二年卒，葬于定林寺，南齊侍中瑯琊王倫妻江氏為著石讚文序立于墓左耳。

建福寺智勝尼傳六

智勝，本姓徐，長安人也。寓居會稽于其三世，六歲而隨王母出都遊瓦官寺，見招提整峻寶飾嚴華，潸然泣涕，仍祈剪落，王母問之具述此意，謂其幼稚而未許之也。宋季多難四民失業，時事紛紜奄冉積載，年將二十方得出家住建福寺。獨行無倫絕塵難範，聽受《大涅槃經》一聞能持，後研律藏功不再受，總持之譽僉然改目，自製數十卷義疏，辭約而旨遠，義隱而理妙，逢涅不淄遇磨不磷，大明中有一男子。詭期抱梁欲規不遜，勝剋意淵深雅操壁立，正色告眾，眾錄付官，守戒清淨如護明珠。時莊嚴寺曇斌法師弟子僧宗玄趣，共直佛殿慢藏致盜，乃失菩薩瓔珞及七寶澡罐斌衣鉢之外室如懸磬，無以為備，憂慨輟講，閉房三日，勝宣告四部旬月備辦，德感化行皆類此也。齊文惠帝聞風雅相接召，每延入宮講說眾經，司徒竟陵文宣王倍崇敬焉，勝志貞南金心皎比雪，裁箴尼眾實允物望，令旨仍使為寺主闔眾愛敬如奉嚴尊。從定林寺僧遠法師受菩薩戒，座側常置香爐，勝乃捻香，遠止之曰：「不取火已信宿矣。」所置之香遂氛氳流煙，咸歎其

肅恭表應若斯也。永明中作聖僧齋攝心祈想，忽聞空中彈指合掌側聽，勝居寺三十年，未嘗赴齋會遊踐貴，勝每重閑靜處係念思惟，故流芳不遠。文惠帝特加供俸，日月充盈，締搆房宇，闔寺崇華，勝捨衣鉢為宋齊七帝造攝山寺石像，永明十年寢疾，忽見金車玉宇悉來迎接，到四月五日告諸弟子曰：「吾今逝矣。」弟子皆泣，乃披衣出胸，胸有草書佛字，字體鮮白色相明潤，八日正中而卒也，年六十六，葬于鍾山，文帝給其湯藥，凶事所須並宜官備也。

禪基寺僧蓋尼傳七

僧蓋，本姓田，趙國均仁人也。父宏梁天水太守，蓋幼出家為僧志尼弟子住彭城華林寺，忘利養惔毀譽。永徽元年索虜侵州，與同學法進南遊京室，住妙相尼寺，博聽經律深究旨歸，專修禪定惟日不足，寒暑不變衣裳，四時無新飲食，但資一菜中飯而已。受業於隱審二禪師，禪師皆歎其易悟，齊永明中，移止禪基寺，欲廣弘觀道，道俗諮訪，更成紛動，乃別立禪房於寺之左，宴默其中，出則善誘諄諄不倦。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，四時資給，雖已耆艾而志向不衰，終日清虛通夜不寐。年六十四。永明十一年卒也。時寺又有法延者，本姓許，高陽人也。精進有行業，亦以禪定顯聞也。

青園東寺法全尼傳八

法全本姓戴，丹陽人也。端莊好靜雅勤定慧，初隨宗瑗博綜眾經，後師審隱遍遊禪觀，晝則披文遠思，夕則歷觀妙境，大乘奧典皆能宣講，三昧秘門並為師匠，食但蔬菜衣止蔽形，訓誘未聞獎成後學，聽者修行功益甚眾，寺既廣大閱理為難。泰始三年眾議欲分為二寺，時寶嬰尼求於東面起立禪房更搆靈塔，於是始分為東青園寺。升明二年嬰卒，眾既新分人望未緝，乃以全為寺主，於是大小愛悅情無纖介，年八十三，隆昌元年卒。時寺復有淨練僧律慧形，並以學顯名也。

普賢寺淨暉尼傳九

淨暉本姓楊，建康人也。志道專誠樂法翹懇，具戒之初從濟瑗稟學，精思研求究大乘之奧。十臘之後便為宗匠。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，永明八年竟陵王請於第講《維摩經》，後為寺主。二十餘年，長幼崇奉如事父母。從為弟子者四百餘人，年七十二，永明十年卒也。時寺又有僧要光淨，並學行有聞也。

法音寺曇簡尼傳十

曇簡本姓張，清河人也。為法淨尼弟子住寺，遊學淮海弘宣正法，先人後己志在廣濟，以齊建元四年立法音精舍。禪思靜默通達三昧，德聲遐布功化自遠，道俗敬仰盛修供施。時有慧明法師，深愛寂靜，本住道林寺，永明時為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之所修飾，僧多義學累講經論，去來喧動明欲去之，簡以寺為施因移白山，更立草庵以蔽風雨，應時行乞，取給所資，常聚樵木，云營功德。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夜，登此積薪引火自焚，捨生死身供養三寶，近村見火競來赴救，及至簡已遷滅，道俗哀慟聲振山谷，即聚所餘為立墳剎也。

法音寺淨珪尼傳十一

淨圭，本姓周，晉陵人也。寓居建康縣三世矣，圭幼而聰穎一聞多悟，性不狎俗早願出家，父母怜之不違其志，為法淨尼弟子住法音寺德行純邃經律博通，三業禪秘無不善達，神量淵遠物莫能窺，遺身忘味常自枯槁，其精進總持為世法則，傳授訓誘多能導利當世歸心，與曇簡尼同憩法音寺，後移白山栖託樹下，功化轉弘。以建武元年二月八日，與曇簡同夜燒身，道俗哀赴莫不哽咽，收其舍利樹封墳剎焉。

集善寺慧緒尼傳十二

慧緒，本姓周，閭丘高平人也。為人高率疎遠，見之如丈夫不似婦人，發言吐論甚自方直，略無所迴避，七歲便蔬食持齋，志節勇猛，十八出家住荊州三層寺，戒業具足道俗所美，時江陵有隱尼，西土德望，見緒而異之，遂忘年契意，相攜行道，嘗同居一夏，共習般舟，心形勤苦晝夜不息，沈攸之為刺史普沙簡僧尼，緒乃避難下都，及沈破敗後復還西。齊太尉大司馬豫章王蕭嶷，以宋昇明末出鎮荊陵，知其有道行迎請入內，備盡四事，時有玄暢禪師，從蜀下荊，緒就受禪法究極精妙，暢每稱其宿習不淺，緒既善解禪行兼菜蔬勵節，豫章王妃及內眷屬，敬信甚深從受禪法，每有嘲施，受已隨散，不嘗儲畜，意志高遠，都不以生業關懷，蕭王要共還都，為起精舍在第東田之東，名曰：「福田寺」常入第行道，永明九年自稱忽忽苦病亦無正惡，唯不復肯食，顏貌憔瘁苦求還寺，還寺即平癒，旬日中輒復請入，入轉如前，咸不知所以，俄而王薨禍故相續，武皇帝以東田郊迥更起集善寺，悉移諸尼還集善，而以福田寺別安外國道人阿梨，第中還復供養善讀誦呪，緒自移集善寺以後，足不復入第者數年，時內外既敬重此尼，每勸其暫至後第內，竺夫人慾建禪齋，遣信先諮請。尼雲甚善。貧道年惡。此段實願一入第與

諸夫娘別。既入齋，齋竟自索紙筆作詩曰：「世人或不知，呼我作老周，忽請作七日，禪齋不得休。」(後復有十字道別今忘之)作詩竟言笑接人，了不異常日高傲也。因具敘離云：「此段出寺方為永別，年老無復能入第理。」時體中甚康健，出寺月餘，便云病，乃無有異於恒少日而卒也。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，時年六十九周捨為立序贊。又有德盛尼，德合志同為法眷屬，同道習觀親承音旨也。

錢塘齊明寺超明尼傳十三

超明本姓范，錢塘人。父先少為國子生，世奉《大法》，明幼聰穎雅有志尚，讀五經善文義，方正有禮內外敬之。年二十一夫亡寡居，鄉鄰求嫂誓而弗許，因遂出家住崇隱寺，神理明徹道識清悟。聞吳縣北張寺有曇整法師，道行精苦從受具足，後往塗山聽慧基法師，講說眾經便究義旨，一經於耳退無不記，三吳士庶內外崇敬，尋還錢塘移憩齊明寺，年六十餘，建武五年而卒也。時又有法藏尼，亦以學行馳名也。

法音寺曇勇尼傳第十四

曇勇者，曇簡尼之姊也。為性剛直不隨物以傾動，常以禪律為務，不以衣食經懷，憩法音精舍，深悟無常高崇我樂。以建武元年隨簡同移白山，永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夜積薪自燒以身供養，當時聞見咸發道心，共聚遺燼以立墳剎云。

剡齊興寺德樂尼傳十五

德樂，本姓孫，毘陵人也。高祖毓晉豫州刺史，樂生而口有二牙，及長常於閨室不假燈燭了了能見，願樂離俗，父母愛惜而不敢遮。至年八歲許，其姊妹同時入道，為晉陵光尼弟子，具足以後並遊學京師，住南永安寺，篤志精勤以晝繼夜，窮研經律言談典雅，宋文帝善之，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，宋大將軍立王園寺(在枳園寺路北也)請移住焉。到十一年有師子國比丘尼十餘人至，重從僧伽跋摩受具足戒。至二十一年，同寺尼法淨曇覽，染孔熙先謀人，身窮法毀壞寺舍，諸尼離散，德樂移憩東青園，樂諮請深禪窮究妙境。及文帝崩，東遊會稽，止于剡之白山照明精舍。學眾雲集從容教授，道盛東南矣。齊永明五年陳留阮儉篤信士也，捨所居宅立齊興精舍，樂綱紀大小悅服遠近欽風，皆願依止，徒眾二百餘人，不聚嘲施歲建大講，僧尼不限平等資供。年八十一，永元三年卒。剡有僧茂尼，本姓王，彭城人也。節食單蔬勤苦為業，用其嘲遺紀竹園精舍焉。

比丘尼傳卷第三(終)

比丘尼傳卷第四(梁)

禪林寺淨秀尼傳第一

淨秀本姓梁，安定烏氏人也。祖疇征虜司馬父粲之龍川縣都鄉侯，淨秀幼而聰俊好行慈仁，七歲自然持齋，家中請僧轉《涅槃經》，聞斷魚肉即便蔬食，不敢令二親知，若得鮭鱔密自棄之。從外國沙門普練諮受五戒，精勤奉持不曾違犯，禮拜讀誦晝夜不休。年十二便求出家，父母禁之，及手能書常自寫經，所有資財唯充功德不營俗好，不衣錦繡不著粉黛，如此推遷，至十九方得聽許，為青園寺首尼弟子，事師竭誠猶懼弗及，三業勤修夙夜匪懈。僧使眾役每居其首，跋涉勤劬觸事關涉善神敬護常在左右。時有馬先生，世呼神人也，見秀記言，此尼當生兜率，嘗三人同於佛殿內坐，忽聞空中聲狀如牛吼，二人驚怖，唯秀淡然，還房取燭始登堦，復聞空中語曰：「諸尼避路秀禪師歸。」他日又與數人於禪房中坐，一尼鼾眠，睡中見有一人頭拄殿，語曰：「勿驚秀尼。」後時與諸尼同坐，一尼暫起，還見一人，抵掌止之曰：「莫撓秀尼。」進止俯仰必遵律範，欲請曜法師講《十誦律》，但有錢一千憂事不辦，夜夢見鴉鵲鴝鵒子各乘軒車大小稱形，同聲唱言：「我當助秀尼講。」及至經營有七十檀越爭設妙供。後又請法穎律師重講《十誦》，開題之日澡罐中水自然香馥，其日就坐更無餘伴，起懼犯獨以諮律師，律師答言不犯，秀觀諸尼未盡如法，乃歎曰：「洪徽未遠靈緒稍隤，自非正己焉能導物！」即行摩那埵以自悔首，合眾見之悉共相率，退思補過慚愧懺謝。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至都，律範清高，秀更從受戒，而青園徒眾悟解不同思立別住，外嚴法禁內安禪默，庶微稱己心。宋南昌公主及黃修儀，以大明七年八月，共施宜知地以立精舍，秀麻衣藿食，躬執泥瓦夙夜盡勤，製龕造像無所不備。同住十餘人皆以禪定為業，泰始三年明帝勑以寺從其所集宜名「禪林」。秀手寫眾經，別立經臺置在于堂內，娑伽羅龍王二兄弟，現迹彌日示其擁護，知識往來無不見者，每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。又嘗七日供養禮懺訖攝心澍想，即見二胡僧舉手共語，一稱「彌呿羅」，一稱「毗佉羅」，所著袈裟色如熟桑椹，秀即以泥染衣色令如所見，他日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，復請罽賓國五百羅漢，又請京邑大德二旬大會，第二日又見一胡僧，合眾疑之，因即借問。云從罽賓來至已一年，使守門者密加覘視，多人共見從宋林門出，始行十餘步奄忽不見；又曾浴聖僧內外寂靜，唯有犧杓之聲，其諸瑞異皆類此也。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，厚相禮待供施無廢，年耆力弱不復能行，梁天監三年勑見聽乘輿至內殿，五年六月十七日，苦心悶不

復飲食，彭城寺慧令法師六月十九日夢見一柱殿嚴麗非常，謂是「兜率天宮」，見淨秀在其中，令即囑之，得生好處勿忘將接，秀曰：「法師兄是大丈夫，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。」令聞秀病往看之述夢中事，至七月十三日小間，自夢見幡蓋樂器在佛殿西，二十二日請相識僧會別，二十七日告諸弟子：「我升兜率天。」言絕而卒，年八十九。

禪林寺僧念尼傳二

僧念，本姓羊，泰山南城人也。父彌州從事吏，念即招提寺曇叡法師之姑也。珪璋早秀才監明達，立德幼年十歲出家，為法護尼弟子，從師住太后寺，貞節苦心禪思精密，博涉多通文義兼美，蔬食禮懺老而彌篤，誦《法華經》日夜七遍。宋文孝武二帝常加資給；齊永明中移住禪林寺，禪範大隆諸學者眾，司徒竟陵王四事供養，年九十，梁天監三年卒，葬秣陵縣中興里內。

成都長樂寺曇暉尼傳三

曇暉，本姓青陽，名「白玉」成都人也。幼樂修道父母不許，元嘉九年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，入蜀大弘禪觀。暉年十一啟母求請禪師欲諮禪法，母從之，耶舍一見，歎此人有分令其修習，囑法育尼使相左右，母已許嫁於暉之姑子，出門有曰，不展餘計，育尼密迎還寺，暉深立誓願：「若我道心不遂，遂致逼迫者，當以火自焚耳。」刺史甄法崇聞之，遣使迎暉，集諸綱佐及有望之民，請諸僧尼窮相難盡，法崇問曰：「汝審能出家不？」答曰：「微願久發特乞救濟。」法崇曰：「善。」，遣使語姑，姑即奉教，從法育尼出家，年始十三矣。從昱學修觀行，裁得稟受，即於座末便得入定，見東方有二光明，其一如日而白，其一如月而青，即於定中立念云：「白者必是菩薩道，青者聲聞法，若審然者當令青者銷而白光熾。」即應此念，青光遂滅，白光熾滿，及至起定為昱尼說，昱尼善觀道聞而歡喜讚善，時同坐四十餘人莫不見歎其希有也。後婿心疑以為奸詐，相率抄取將歸其家，曇暉時年十六矣，以婢使營衛不受侵逼，婿無如之何。復以訴州，刺史賞異，問畺良耶舍曰：「此人根利慎勿違之，若婿家須相分解費用不足者，貧道有一蒼頭即為隨喜。」於是解釋，後於禪中自解佛性，常住大乘等義並非師受，時諸名師極力問難無能屈者，於是聲馳遠近莫不歸服。宋元嘉十九年，臨川王臨南兗延之至鎮，時年二十一，驃騎牧陜復携住南楚，男女道俗北面擁篝者千二百人，歲月稍淹思母轉至，固請還鄉，德行既高門徒日眾，於市橋西北自營塔廟，殿堂廂廊倏忽而成。復營三寺皆悉神速，莫不歎服，稱有神力焉。年八十三，天監三年而卒。初張峻隨父母益州，嘗忽然直往不令預知，同行賓客三十許人坐始定，便下菓粽並悉時珍，刺史劉悛後嘗率

往亦復如之。梁宣武王嘗送物使暉設百人會，本言不出臨中自往，及至乃有三百僧，并王佐吏近四百人，將欲行道，遣婢來倩人下食，即遣人，唯見二弟子及二婢奠食都無雜手力，王彌復歎之，不可量也。或有問暉者，見師生徒不過中家之產，而造作云為有若神化，何以至此耶？答云：「貧道常自無居貯，若須費用役五三金而已。」隨復有之不知所以而然，故談者以為有無盡藏焉。時又有花光尼，本姓鮮于，深禪妙觀洞其幽微，遍覽三藏傍兼百氏，尤能屬文，述暉讚頌，詞旨有則，不乖風雅焉。

偽高昌都郎中寺馮尼傳四

馮尼者，本姓馮，高昌人也。時人敬重，因以姓為號。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，菜蔬一食戒行精苦，燒六指供養，皆悉至掌，誦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三日一遍。時有法惠法師，精進邁群，為高昌一國尼依止師，馮後忽謂法惠言：「阿闍梨未好，馮是闍梨善知識，闍梨可往龜茲國金花帳下直月聞當得勝法。」法惠聞而從之，往至彼寺見直月，直月歡喜以蒲萄酒一升與之令飲。法惠驚愕，我來覓勝法，翻然飲我，非法之物不肯飲，直月推背急令出去，法惠退思，我既遠來未達此意，恐不宜違。即頓飲之，醉吐迷悶無所復識，直月便自他行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慚愧，自捶其身悔責所行欲自害命，因此思惟得第三果。直月還問曰：「已得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因還高昌，未至二百里，初無音信，馮呼尼眾遠出迎候，先知之迹皆類此也。高昌諸尼莫不師奉，年九十六，梁天監三年卒。

梁閑居寺慧勝尼傳五

慧勝，本姓唐，彭城人也。父僧智寓建康，勝幼願出家，以方正自立希於語言，言必能行身無輕躁，旬日不出戶牖，見之者莫不敬異。以宋元嘉二十一年出家，時年十八，為淨秀尼弟子，住禪林寺，具戒以後講《法華經》，隨集善寺緒尼學五行禪，後從草堂寺思隱靈根寺法穎，備修觀行，奇相妙證獨得懷抱，人見而問之；皆答云：「罪無輕重一時發露，懺悔懇惻，以晝係夜。」貴賤崇敬供施不斷，年八十一，梁天監四年卒，葬于白板山也。

東青園寺淨賢尼傳六

淨賢，本姓弘，永世人也。住青園東寺，有幹局才能而好修禪定，博窮經律言必典正，雖不講說精究旨要，宋文皇帝善之，湘東王或齠齔之年眠好驚魘，勅從淨賢尼受三

自歸，悸寐即癒，帝益相善，厚崇供施內外親賞，及明帝即位，禮待益隆資給彌重，建齋設講相繼不絕，當時名士莫不宗敬。後總寺任十有餘載，年七十五，梁天監四年而卒，復有惠高寶顒，皆知名，慧高坐禪誦經勤營眾務，寶顒講《法華經》明於觀行。

竹園寺淨淵尼傳七

淨淵，本姓時，鉅鹿人也。幼有成人之智，五六歲時嘗聚沙為塔刻木作像，燒香拜敬彌日不足，每聞人言，輒難盡取其理究。二十出家，戀慕膝下，不食不寢，飲水持齋，諫曉不從，終竟七日，自爾之後蔬食長齋，戒忍精苦不由課勵，師友嗟敬遠近稱譽，齊文帝大相欽禮四事供養，信驛重沓，年七十一，天監五年卒也。

竹園寺淨行尼傳八

淨行，即淨淵尼第五妹也。幼而神理清秀遠識道瞻，爽烈有志分風調舉止每輒不群，少經與大袜令郭，洽妻臧氏相識，洽欲害其妻言泄于路，行請兄諫洽，洽不從之，行密語臧氏，臧氏不信，行執手慟泣，於是而反，後一二日洽果害之。及年十七從法施尼出家住竹園寺。學《成實》、《毘曇》、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，每見事端已達旨趣，探究淵賾博辯無窮。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厚加資給，僧宗寶亮二法師雅相賞異，及請講說聽眾數百人，官第尼寺法事連續，當時先達無能屈者，竟陵王後區品學眾欲撰僧錄，莫可與行為輩，後有尼聰朗特達，博辯若神，行特親狎之，眾亦以為後來之秀，可學為儔也。行晚節好禪觀菜食精苦，皇帝聞之雅相歎賞，年六十六，天監八年而卒，葬于鍾山。

南晉陵寺釋令玉尼傳九

令玉，本姓蔡，建康人也。少出家住何后寺禪房，為淨曜尼弟子，淨曜律行純白思業過人，玉少事師長恭勤匪懈，始受十戒威儀可觀，及受具足禁行清白有若冰霜，博尋五部妙究幽宗，雅能傳述。宋邵陵王大相欽敬，請為南晉陵寺主，固讓不當，王不能屈，以啟元徽，元徽再勅事不獲免，在任積年，不矜而莊不厲而威。年七十六，梁天監八年卒寺，復有令惠戒忍慧力，並顯名。令惠誦《妙法蓮華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勝鬘》等經，勤身蔬飯卓然眾表，戒忍聰朗好學經目不忘，惠力雅識虛通無所矯競。

閑居寺僧述尼傳十

僧述，本姓懷，彭城人也。父僧珍僑居建康，述幼而志道，八歲蔬食，及年十九，以宋元嘉二十四年從禪林寺淨秀尼出家，節行清苦法檢不虧，遊心經律靡不遍覽，後偏功《十誦》文義優洽，復從隱審二法師，諮受秘觀遍三昧門，移住禪林寺為禪學所宗，去來投集更成囂動，述因有隱居之志，宋臨川王母張貴嬪聞之，捨所居宅欲為立寺，時制不許輒造，到元徽二年九月一日，汝南王母吳充華啟，勅即就締構，堂殿房宇五十餘間，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禪寂為樂，名曰：「閑居。」述動靜守貞不斆浮飾。宋齊之季世道紛喧，且禪且寂風塵不擾，齊文帝竟陵文宣王大相禮遇，修飾一寺事事光奇，四時供養未曾休息，及大梁開泰天下有道，白黑敬仰四遠雲萃，而述不蓄私財隨得隨散，或賑濟四眾，或放生，乞施造金像五軀，並皆壯麗，寫經及律一千餘卷，縹帙帶軸寶飾新嚴。年八十四，梁天監十四年而卒，葬于鐘山之陽也。

西青園寺妙禕尼傳十一

妙禕，本姓劉，建康人也。齠綺之年而神機秀發，幼出家住西青園寺，戒行無點神情超悟，敦信布惠莫不懷之，雅好談說尤善言笑。講《大涅槃經》、《法華》、《十地》，並三十餘遍，《十誦》、《毘尼》每經敷說，隨方導物利益弘多。年七十，天監十二年卒也。

樂安寺釋惠暉尼傳十二

慧暉，本姓駱，青州人也。六歲樂道父母不聽，至年十一斷葷辛滋味，清虛淡朗姿貌詳雅，讀《大涅槃經》誦《法華經》，及年十七隨父出都，精進勇猛行人所不能行，父母愛焉聽遂其志，十八出家住樂安寺，從斌濟柔次四法師，聽《成實論》及《涅槃》諸經，於十餘年中鬱為義林，京邑諸尼無不諮受，於是法筵頻建四遠雲集，講說不休禪誦無輟，標心正念日夕忘寢，王公貴賤無不敬重，十方嘲遺四時殷競，所獲之財追造經像，隨宜遠施，時有不泄者，改緝樂安寺莫不新整，年七十三，天監十三年而卒，葬于石頭崗，時復有慧音，以禮誦為業也。

邸山寺釋道貴尼傳十三

道貴，本姓壽，長安人也。幼清夷冲素，善研機理志幹勤整，精苦過人誓弘大化，葷鮮不食，濟物為懷，弊衣自足。誦《勝鬘》、《無量壽經》不捨晝夜，父母愛念使其為道。十七出家博覽經律究委文理，不羨名聞，唯以習道為業，觀境入定，行坐不休，

悔過發願，言辭哀懇聽者震肅。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善相推敬，為造頂山寺以聚禪眾，請貴為知事，固執不從，請為禪範，然後許之，於是結桂林下栖寄畢世，縱復屯雲晦景委雪埋山，端然寂坐曾無間焉，得人信施廣興福業，不以纖毫自潤己身。年八十六天監十五年而卒，葬于鍾山之陽也。

山陰招明寺釋法宣尼傳十四

法宣，本姓王，剡人也。父道寄世奉正法，宣幼而有離俗之志，年始七歲而蔬食苦節，及至十八誦《法華經》。首尾通利解其指歸，坐臥輒見帳蓋覆之，驟有媒娉誓而弗許。至年二十四，父母攜就剡齊明寺，德樂尼，改服從禁，即於是日帳蓋自消，博覽經書深入理味，成戒以後鄉邑時人望昭義道莫不服其精致。逮宋氏之季有僧柔法師，周遊東夏講宣經論，自嶓嵫而之禹穴，或登靈隱，或往姑蘇，僧柔數論之趣，惠其經書之要，咸暢其精微究其淵奧，及齊永明中，又從惠熙法師諮受《十誦》，所餐日優所見月賾。於是移住山陰招明寺，經律遞講聲高于越，不立私財，以嘲施之物修飾寺宇造構精華狀若神工，寫經鑄像靡不必備，吳郡張援穎川庾詠，汝南周顒皆時之名秀，莫不躬往禮敬。齊巴陵王蕭照胄出守會稽，厚加供待，梁衡陽王元簡到郡請為母師，春秋八十有三，梁天監十五年而卒。

比丘尼傳卷第四(終)